

【夫君】

「哎！這不是遊公子跟陸老闆嗎？」

「張叔！您回鎮上啦？莫約有一年未見了？」遊若離一眼便看出這是住在巷尾的張叔，笑著開口搭話。

「是啊，這不是要過年了嗎？我家娘子讓我帶點東西回來，說想給我家那娃兒談婚事。」張叔放下手中的擔子，視線忍不住在兩人身上遊移。

「唉、這……你們別怪張叔多嘴啊，我說你倆現在什麼關係？我這一趟回來，街上的人全都在說陸夫人，陸老闆這是成親了嗎？那遊公子呢？」

突然的提問讓遊若離愣住，同時感覺到屬於陸冉的視線。

「那個、張叔……我確實成親了……」他越說越能感覺到自己的耳根發燙，音量也逐漸微弱，「玄殷便是我夫君……」

【吻】

「似幽。」

「……似幽在這……？」

自弱冠年得到若離二字，便鮮少聽見別人喚起他的名。
遊若離起身站至陸冉身前，一眼望入那雙如美酒般的金。

陸冉臉上認真且嚴肅的表情讓人不免有些擔心。

「冉，究竟怎麼了？莫不是布莊——」
「我能吻你嗎？」

兩人之間頓時陷入靜默，遊若離費了些時間才知曉對方的話。

「這……倒是無妨……」

在青樓活過十六年歲月，遊若離對於男歡女愛之舉甚感麻木。而陸冉又是老實人，絕無強迫之意，便不加思索地點頭答應。

摟上後腰的掌若有似無地控制著力度，霎時間便能感受到陸冉的氣息，屬於對方獨有的青草味充斥鼻尖。稍嫌粗糙的唇瓣輕摩卻撩撥心跳，胸口的鼓動隨著貼合的身軀變得震耳欲聾。

不該如此。

纖柔掌心貼上寬厚胸膛，似乎有什麼正在與他的心跳逐漸契合。

金色的眸滿是擔憂，猶豫再三後依舊鬆開了手。

「沒事……？」

「似、似幽沒事……無須擔憂……」耳根燙得嚇人，甚至一路延燒到白嫩的面容上，逼得遊若離不得不轉開眼神，「只是似幽自認習以為常，如今卻……」

興許是情竇初開，又或是涉世未深。

青樓裡的男歡女愛本是利益且無情，習以為常的景色只要入了情便會迥然不同。
他伸手掩面，神情慌亂的背過身。

「似幽告辭……」

隨後，他便踏出書房。

【傘】

「阿冉，這些可是今日要送的單？」

「嗯，這些便是全部了。」

「這外袍……我今天正好要去何夫人那兒的乾貨鋪，我先替你送吧。」

「那便麻煩若兄了，需多加小心。」

「無須擔心，若離會自個兒注意的。」

帶著衣裳踏出布莊，對面草藥鋪熬製藥湯的氣味傳入鼻腔，略苦的味道在片刻後轉為清甜，使人不禁佇足。

「入秋便有些時日稍冷……興許可以請暝兄給鹿兒熬些養身的藥湯……」遊若離垂首低喃，同時邁開腳步，絲毫沒有注意到今日的天色稍許灰暗。

「何夫人，若離今日給您送外袍來了，何大爺今日可在？」

「哎、這可真不湊巧，那口子今日到你們那兒的街上了，等他回來我立刻讓他試試。」

「那就勞煩何夫人了。」

望著店內的乾貨，本想離去的腳步頓了下來。

「何夫人，您這還有哪些乾貨？我想買點回去請人煮點粥。」

「那我給你介紹一下——」

挑了幾樣乾貨，準備離開前身後閃過亮光，接著便是傾盆大雨。

「這可糟了，出布莊時沒帶傘……」

「這該怎麼辦，我那口子出門的時候把傘帶出去了。」

「無妨，我在這兒等雨停了就好。」

雨下得大又急，就連站在屋簷下都被雨濺濕衣擺，身體又涼了幾分。

「看來回去得換身衣服……希望別髒了……」擔憂的望著衣袖與下擺，又往室內靠了些，「這麼久沒回去，希望阿冉別太緊張，畢竟那人總會擔心特別多。」

尾音剛落，遊若離便看見了熟悉的身影。陸冉高大的身影在雨中依舊醒目，不一會兒時間便走到他身前。

「阿冉？你怎麼——是來接我的？」

「嗯，你沒帶傘。」

「這傘容得下我們二人嗎？」

「……可以。」

陸冉將肩上的黑色外罩取下，動作輕柔地將遊若離裹得嚴實，在微光照射間看見了髮絲上的水珠。他不假思索地抬起手伸向對方的髮頂，而此舉自然也入了遊若離的眼。

遊若離輕輕閉上眼，直到陸冉開口才又睜開雙眼。

「怎麼了？又是葉子？」

「……是雨。」

「是嗎？謝謝你。那我們回去吧，剛剛買了點乾貨，可以回去煮點粥暖身。」

「嗯。」

遊若離想起了剛來到陸家的那一天，那日的他還懼怕著陸染的掌，如今卻已能無動於衷的任由陸冉碰觸。

思及此，他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
「冉，你再靠近些吧，我看這傘看起來沒有大到能完全容納我們兩個人，濕了身可不好，會受風寒的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

陸冉將微微朝著對方傾斜的傘打平，猶豫幾分才往游若離的方向貼近些許。

一高一低的身影就這樣撐著傘在雨中漫步。

【浴】

即便已與睦冉成親數月，遊若離卻也不敢有過於令人害臊的舉動。就連與對方一同沐浴，他也花了不少時間才終於點頭同意。

木頭香伴隨著氤氳水氣，意外得能容下他們兩人，身後的熱度可不比水溫來得低。今日的水因為睦冉的關係上升的比平常稍高，他得稍微仰起頭才能有些安全感。

圈上腰間的手輕輕托起他的身體，同時也讓他更加往身後的懷抱貼近。他喜歡溫暖，而睦冉的身子從以前就很暖。

他很喜歡。

這份溫暖也讓他的意識逐漸模糊。

睦冉總怕自己碰壞懷裡的人兒，卻又總想索求更多。白嫩的肌膚上有著陳舊的淺淡傷疤，是他最不捨的痕跡。

他想再多給他一點，多護著他一點，多讓他任性一點。只要有他在，誰也不能傷他，也不能奪走他。

他輕輕垂眸，在已經打起瞌睡的愛人肩上落下一吻。

「啊……」半睡半醒之間的酥麻讓遊若離忍不住叫出聲，似乎有什麼抵在身後，他想睜開雙眼，安心感卻讓他又睡了回去，「冉……」

若他現在睜開雙眼，興許便能看見睦冉眼裡的羞澀，跟壓在最深處的情慾。

【武】

今日的商店街十分祥和……本該是這樣的。

「搶劫——！誰快來抓住他——！」

一道慘叫劃破歡樂的街道，正準備回布莊的遊若離立刻頓住腳步朝著聲音來源望去。他下意識地撫上腰間的扇，摸到了金屬的冰涼後就立刻施展輕功躍至空中。

聲音的距離本就不遠，若只靠雙腿奔跑根本比不過他的輕功跟腳程。看見竊賊的同時，遊若離抽出腰間的扇，瞄準膝蓋後方的位置將扇子拋射而出。

「行竊可不是件磊落事。」他一邊聽著慘叫一邊緩緩落至地面，接著緩步向前，彎腰拾起落在地上的錢袋。

「希望你往後——」

「吵死了！」

只見竊賊手裡拿著從一旁攤販搶來的木棍朝他的左面劈來。遊若離反射性地抬手抵禦，隨後握住木棍朝自己的方向使勁一扯，將來不及放手的竊賊再次放倒在地。

「對習武之人使用武器也不是件聰明事，本想望你不再犯，但此刻還是請你走一趟衙門吧。」

那人還想掙扎，卻一下就氣勢全失，目光全移到了遊若離的身後。

「若兄。」

「阿冉？你怎麼在這裡？」

「有人通知我說你來追竊賊。」

睦冉簇著眉低聲回應，立刻就將地上的人一把拎起。

「若兄可無事？」

「左手方才被木棍擊中了，但應不礙事……阿冉？」

遊若離愣愣地看著睦冉的神色變得更難看，拖著發出慘叫的竊賊離開。

【思念】

睦冉一向不太喜歡出遠門——不如說是自他知曉心意後，便不喜外出過長時間。以往他總是害怕遊若離的離去，喜歡對方待在自己身邊的感覺。

令人滿足，令人沉醉。

但總有不容得他拒絕的時候。

「冉，路上務必小心，布莊這裡我跟秋水妹妹會看著的。」

出發前，遊若離是這麼對他說。

雖然他確實也有些放不下工作，但他更放不下的是必須得離開深愛之人一段時日。

指腹輕撫唇瓣，不久前才吻過的柔軟帶著粉嫩的紅。

「……我會盡早回來。」只為見你。

遊若離並沒有特別在意睦冉的外出——至少在他就寢之前都是這麼想的。少了伊人溫度的寢房似乎比以往更難入眠，他必須花上一些時間才能陷入沉睡。

雖不礙事，卻不踏實。

以往分明都是一個人睡的。

忙碌的日子過的快。

思念的日子過得慢。

幾日時間過去，遊若離一時也忘了睦冉究竟幾時會回到布莊，只是專注的在處理布莊事務上。

「秋水妹妹，勞煩妳幫我看著布莊，我回別院準備些茶點。」

「睦哥哥就放心去吧，秋水會照看著。」

他總喜歡將從市集上買來的糕點分送給繡娘，只可惜睦冉本身不愛吃甜，他也就很少給對方準備甜食。

「回來之後……再上街給冉買些上好的茶葉吧。」

熟悉的氣息混著糕點的甜竄入鼻腔，遊若離頓時停下了動作。

「似幽。」

從身後襲上的擁抱與安心有些久違，遊若離忍不住笑出聲。

「似幽可終於等到夫君啦。」

【梅】

後院裡的梅樹種下已四年有餘，每到冬末春初時總會開著白色的花，飄散淡雅清香。

睦冉曾說過他和梅花很像，看似脆弱卻堅強，能夠挨過酷寒綻放成花。

然而，沒有經過照料也開不成美麗的花。

他挨過了過去的寒冷，而睦冉便是讓他的世界綻放的人。

白雪剛融，白霧隨著吐息在空中飄散。遊若離披著禦寒的外衣在後院裡看著睦冉照顧的各式花草，院中只有梅花開得茂盛。

寒風總能讓他清醒，就如同梅花那般屹立不搖。

「似幽。」

但他喜歡溫暖。
安心的，柔軟的，昏昏欲睡的。

如同睦冉那般的。

遊若離笑看睦冉牽起他的手，拾起落在肩頭的梅花放在他耳後。

「冷嗎？我讓人再把屋子燒暖一些。」
「有你在便不冷了。」

有你在，即便是酷寒也毫不畏懼。

「……冉，我愛你。」

【笑】

興許是看久了也習慣了，遊若離總對睦冉那張表情不多的臉沒有太多的想法。畢竟對他來說比起臉色表情，行為跟心意更加重要。

即便睦冉不曾笑過，但那總是溫柔的舉動便能贏過一切——但多少還是會在意的。

「冉。」

他伸手捧上睦冉的臉，皺起的眉從來沒有舒展過，就連睡臉也是如此。但面對他的金色雙眸裡全是寵溺。

他用拇指的指腹輕輕抵著嘴角，隨後朝上輕推。

「怎麼了……？」
「沒什麼，只是想看看你笑起來會是什麼樣子。」

睦冉愣了愣，接著努力地扯動嘴角，畫面卻不怎麼好看，讓遊若離忍不住笑出聲。

「別勉強，你現在這樣就很好。」

他愛著睦冉的一切，無論如何都愛著。

相視的兩人同時湊近又猛然停頓，遊若離輕輕一笑，將唇輕輕覆上。

【冬日】

遊若離總覺得睦冉對他過於寵溺，可這個人卻是怎麼也勸不動。

「冉……我說過不必如此的。」

「你是我娘子，這是應當的。」

眼前的人動作輕柔的捏著他的腿腹，一點都沒有要停手的意思。即便停手了，也只是轉而捏上他的肩。

「這樣的話不該是我這個做娘子的服侍夫君嗎？」

「我覺得這樣便好。」

「你真比我想的還要固執。」

遊若離忍不住笑出聲，任由對方給自己按摩。平時他總是較早就寢的人，這可不是他懶，而是等不到睦冉。

時間久了，他也開始時常催促對方早早就寢。

但他倒沒想到睦冉會對自己呵護至此。

望著對方從瓷瓶內取出些許手膏抹上自己的手，遊若離忍不住抓緊睦冉的大掌，感受那讓人安心的溫暖。

「謝謝你，冉，你總是對我這般好。」

「……若你願意，我想對你更好。」

「可我覺得有你便好。」

睦冉垂眸繼續搓揉著遊若離的掌，讓手膏充分滋潤每個指節，找到滿意後才將人擁入懷中。

遊若離總是如此無欲無求，從以前便一直跟著他，看著他，也從不索要什麼。

相比之下，他確實貪心許多。

他想要給對方最好的，甚至將全世界都給他。

「……似幽開心便好。」

他朝頰上輕吻，摟著對方入睡。

【日，與月】

「冉，你知道嗎？我總覺得你像月亮。只要在你身邊，夜裡我總能安然入睡，寧靜的讓人放心。」

熱氣將眼前蒙上淡淡白霧，遊若離看著窗外的皎潔明月。

「可我也覺得你像太陽。你的手跟話語，還有你為我做的一切……都如同春日的太陽一般溫暖我的心。」

將臉貼上睦冉的掌，遊若離笑得滿足。

「謝謝你願意這般愛著我。」

睦冉任由對方拉著自己，空著的另一隻則是將人往懷裡又摟近了些。

「……你對我而言也是如此。我認為你溫柔的像月亮，總是照亮著他人，但那光芒卻不刺眼，讓人願意接受。」

他低頭親吻著潔白的脖頸與肩頭，滿足的輕嘆。

「可你笑起來卻又像太陽那般耀眼奪目。」他想起了取字那日的畫面，或許那是他這輩子做過最好的決定。

「日月為明，我希望能與你這樣相伴下去。」

那樣的未來，絕對是光明且璀璨。

【孩子】

一男一女維持馬步蹲在睦家別院內，面前站著的是一臉嚴肅的遊若離。

「你們可知道錯？怎能這樣隨意對他人動手？」

「可那人明明就是吃霸王餐的惡霸……」女孩扁了扁嘴，有些倔強的反駁。

「不許回嘴。」遊若離眉頭皺得更緊，那模樣似乎與某人有幾分相似。

「那人長得人高馬大，若不是有昊鈞叔叔出手相助，你們兩個孩子又怎麼能應付？」

雖然布莊已由鹿兒接手，但睦家還有許多事業，在鹿兒完全上手之前還是得協助睦冉，自然難以隨時注意孩子們的狀況。

當他聽見這兩個孩子竟然因為看見委事便魯莽的拿著武器跑去攻擊，心臟差點就停了，急急忙忙趕去飯館將人拎回來，也因為如此才導致了他在家中對孩子訓話的場面。

「若離，別動怒，想必他們也——」

「冉，你別替他們開脫，他們必須知道自己的行為究竟有多有勇無謀。」

一旁的睦冉接收到娘子的目光便不再作聲，安靜的聽著訓話，同時用眼神暗示兩個孩子認錯。

「……娘，我們知道錯了。」

「……繼續蹲著，一刻鐘過後才能起來。」

說完，遊若離便轉身離去，而睦冉也只能慌張的跟在後頭，打算先把寶貝娘子的情緒安撫下來。

「似幽，別氣了。」他伸手覆上遊若離的頭，沒出幾秒便看見對方原本皺起的眉頭舒緩下來。

「你說我怎能不氣？那兩個孩兒這麼嬌小，那男人或許一掌就能打傷他們，即便不是親生，但我依舊是擔心的……」

手掌傳來微微的顫抖，睦冉毫不猶豫便將人摟進懷裡，疼惜地親吻髮絲。

「別擔心，他們也知錯了，我等等便去說說他們。」

「嗯……那你待會兒就讓他們起來吧，我擔心孩子們蹲不了一刻鐘。」

「嗯。」

睦冉知道遊若離終究是心軟的。

【日常】

夏季是遊若離比較容易提早醒來的季節。但即便如此，每當他睜開雙眼，睦冉也早已不在他身旁，不過就是身邊的空位比平時要殘留多一些暖度。

他換過衣裳走出寢房，正好跟剛打算前往浴室的睦冉碰上。

「早安，冉。剛練完武？」

「嗯，不再多睡會兒？」

「要再睡下去可要成小懶豬了。」

遊若離忍不住輕笑，從懷裡拿出帕子朝著睦冉邁開腳步，伸手將臉上的薄汗輕輕拭去。

「先幫你泡茶？」

「好。」

睦冉低頭望著遊若離的笑容，即使身上帶著汗卻依舊忍不住朝唇瓣落下一吻。

「總是有勞娘子。」

「就你貧嘴……」

【生日】

興許是日子特殊，遊若離早早便醒了過來，正巧與睦冉對上眼，令人安心的溫暖與香味讓他眷戀，但今日可沒有賴床的時間。

早在幾個月前，遊若離便同睦冉說好今日布莊該休息一日，只為了能跟睦冉外出走走。

「早安，夫君。」

「……早安，娘子。」

「今日是你的生辰呢，我替你更衣？」

「有勞娘子。」

遊若離起身下床，拿起睦冉的衣裳細心地替人穿上，任由對方時不時地親吻自己的臉頰。

「今日仍舊有些冷，要穿暖些。」把衣服穿妥，遊若離上下審視一遍後滿意地勾起嘴角。

「那我派人給娘子備件氅衣。」睦冉伸手將遊若離的髮絲勾到耳後，開心地拉起愛人的手輕吻，接著同樣拿起對方的衣裳替對方更衣。

「……好，夫君開心便好。」忍不住笑出聲，遊若離雖然害臊，不過今日特別乖巧。

「雖然今日布莊休息一日……可我擔心明日會比平時更忙，還是別太晚回來？」

「……無妨，只要娘子高興便好。」

「冉你真是……明明是你的生辰，怎麼又這麼順著我？」

「因為似幽值得。」

睦冉伸手拿起前幾日送給遊若離的髮簪，溫柔仔細地替對方紮了個髮髻，最後在柔軟的唇瓣上偷香後才滿足。

「我願把——」

「哎、住口。」

遊若離以掌摑住睦冉的嘴，隨後又笑出聲來。

「這是我要說的。」

「我願把我的所有交付予你。」

【恩愛】

「冉，上回你給繡娘的刺繡完成了，我覺得挺不錯的，你看看如何？」

「嗯，可以，總是勞煩若兄。」

即便已經成親，睦冉與遊若離在布莊的互動往來依舊與平時沒有什麼不同，員工們閒暇時也總會討論此事。

「我說離小弟啊，你跟老闆不都成親了嗎？怎麼還這麼生疏？夫妻可不能這樣。」蘇大娘看起來有些擔憂，只覺得這兩人明明成親了卻沒什麼進展的樣子。

「這……蘇大娘您誤會了，我們這不和平時一樣嗎？」遊若離顯然不能理解蘇大娘的意思，手裡刺繡的動作停下，困惑地望著睦冉，而後者也是一臉困惑。

「哎！就是這樣才說你們生疏呀！我說這新婚夫妻不就是該恩恩愛愛的嗎？就算老闆害羞，牽個手或親個嘴總是可以的吧？」

「這我也在意很久啦！雖說你們倆從以前便是這樣，可還是會替你們擔憂。」

「是啊是啊！你從小就不太會要求什麼，只怕你不說，老闆也不懂，反而委屈你啦！」

遊若離被這一來一往說得有些動搖，望著睦冉的眼神逐漸變得慌張，而看到這副表情的睦冉便立刻走到自家娘子身邊。

「冉……真是這樣嗎……？」

「……那你願意嗎？」

「什麼……？」

「我能吻你嗎？」

聞言，遊若離的身體頓時一震，慌張地放下手裡的刺繡站起身，耳廓已經有些發紅。

「我、我並沒有不願意……唔……是、是可以的……」遊若離本來就難以招架睦冉的主動，光是詢問意願便讓他憶起種種畫面而害羞地低下頭。

見娘子准許，睦冉伸手輕輕抬起對方的臉在頰上輕吻，接著將那紅透的臉護在懷中。

「好了，你們都該散了。」

直到所有人紛紛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，睦冉才將遊若離帶進廂房裡藏好。